

新片点击

《魔兽》：满溢的情怀掩不住蹩脚的改编



□清 宸

《魔兽》算得上是世界上最大的游戏IP了,借助广泛和深入的影响力,将其拍摄成电影的确是一个明智的也完全能在市场反应率上立竿见影的选择。然而这种选择就好比是一块硬币的正反面,利益和弊端都显而易见。首先,电影号召力的主要来源是游戏玩家群体。古理言之凿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魔兽”的粉丝大众不可得罪,普通观众的观影需求也不能忽视,这就给电影改编来带了极大的束缚。坦白来讲,尽管此次《魔兽》在票房上佳绩频出,但就电影艺术本身的质量而言,简直是漏洞百出。比如特效平庸,基本很难看到三维的景深场面;故事情节乏味,非游戏玩家观众观后,会觉得剧情散乱无趣;角色塑造失败,人物性格不仅单薄,有些甚至是分裂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外号“毁灭之锤”的奥格瑞姆了。

当然,我们不能对《魔兽》的导演邓肯·琼斯求全责备。因为该游戏格局庞大,时间跨度也很长,人物关系复杂,情节线索难用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加之版本一次次升级,所以要将《魔兽》改编成一个完整、圆融、富有新意并最大限度保留游戏原貌的电影,绝非易事。影片故事主要来源于“魔兽争霸”,遗憾的是片中剔除了萨尔、地狱咆哮、阿尔萨斯、伊利丹等著名形象,并缺乏一个真正有力的主导人物来

理顺所有情节线索。导演的意思似乎是要叫霜狼氏族的酋长杜隆坦来担此重任,可观众看到的杜隆坦相当被动。他的以命相搏,最大的作用是终于引发了兽人阵营对于反派大佬吴彦祖饰演的古尔丹权威的质疑。后面杜隆坦对抗古尔丹的戏份,本该带点沧桑悲情的史诗感,毕竟那场战争是赌上了整个霜狼部落的全部命运;可惜成片出来,平淡如水。正邪两股力量在体内不断博弈的麦迪文更是因为要被塑造造成“双重性格”,而弄巧成拙地展现出了“人格分裂”的惨状。他一方面是尽心竭力地守护着国王,简直就是诸葛丞相附体,誓死要鞠躬尽瘁;另一方面,他暗自建造黑暗之门,招呼兽人进入了艾泽拉斯。这些情节由于缺乏前期铺垫而沦为部分观众眼中的“胡编乱造”。其实,就《魔兽》本身的题材而言,可以挖掘和表现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人类的尊严、勇气、自信、骑士精神,兽人的淳朴、执着以及残酷的丛林法则等等,都可在思想题旨上与当下的时代相衔接,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

然而,《魔兽》这部电影的意义并不在于上述种种。笔者身边有一位骨灰级的魔兽粉,他在看完这一部剧情羸弱、转折莫名、情绪混乱、剪辑不堪的电影后,还是兴奋异常,亮着眼睛很享受地告诉我:“你所说的那些都不叫事儿,因为我们看‘魔兽’,其实看的就是自己的青春,就是魔兽十年积聚起来的情怀。”朋

友言辞之间充满了自豪,也有些“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那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满足感。可作为一个非游戏粉观众,我固执地认为:既然改编成了电影,就理所当然地要用艺术的水准去加以要求和衡量。故事的大部分篇幅都在讲人类和兽人这两大阵营的联合,然后同仇敌忾。可两大阵营的领袖杜隆坦和安杜因的交集少得可怜,丝毫没有曾经的敌手、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走到一起的英雄相惜。安杜因本是一个内心很“有戏”的人物,在外界的重重压力下,他于默默中自我挣扎着。被彻底黑化了的反派主角麦迪文同样是个在能在性格上进行深挖的人物,可惜电影皆错失个中机会。古尔丹的形象也是扁平如纸,实在是辜负了吴彦祖的演技,让吴彦祖明珠投暗。有人会说:像《魔兽》这样取材于游戏的影片主要是“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特效”,所以无需在艺术范畴内过多苛求。那么就按此思路,退一步探讨此片的3D效果。《魔兽》的视效可说是基本停留在了大型游戏的水平,片中林林总总的魔法场景,简直就是在放烟火。还有人将《魔兽》和《霍比特人》相比。老实说,两者不是同一个段位级的。因为不消细细衡量,便可高下立现——前者太过喧嚣,太过粗糙,太过随心所欲了……

可即便如此,电影《魔兽》还是赚了个钵满盆满。这种“反常”现象又一次证明:影视艺术的水准和市场票房的优劣真的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想,接下来,这部刚一上映就成为现象级影视作品的《魔兽》,一定还会乘着东风快产快销,拍出第二部,第三部,乃至第N部。但到底能走多远呢?有一点是能肯定的:如果该系列电影的质量一直徘徊不前,明智的观众不会继续坚定不移地当冤大头的。毕竟,除了感性驱使下的情怀追逐,影迷们还有更高层次的审美要求。

私家影碟

我愿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冯 娟

我原以为《明亮的星》会是一部关于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的传记片,但直到整部影片欣赏下来才明白,它是在颂扬和褒奖爱情,以婉转、细腻、动人、深情之笔。

二十三岁的年轻诗人济慈,俊朗,清瘦,忧郁,他寄居在朋友的白屋里,笔耕不辍,以敏感温柔的心,抒写对美对爱对人世的细腻感受。他曾在诗里这样感叹:人生也许苦短,不等手中的笔,搜集完我蓬勃的思潮;不等高高的一堆书,在文字里,像成熟的谷仓,收纳谷子。芬妮是邻家年轻气盛的女孩,优雅,俏皮,自由奔放,在那个男主外女主内的封闭时代里,固执地拥有着那个要成为优秀服装设计师的梦想。她沉浸在自己服装设计的事业里,自得其乐。某一天的下午,她少女驿动的心被年轻诗人的诗句敲开,只一瞬便窥见了人世的满院春色。这就是那句广为流传的感叹美的句子:美是永恒的喜悦,只会与日俱增,永不消亡湮灭。

年轻的诗人除了写诗,再没有其他的谋生技能,并且负债在身,一直寄居在朋友家里,靠朋友接济为生。以他这样的条件,在那个时代,是不能结婚的。但芬妮不管,她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爱他笔下那字字均能击中灵魂的诗句,爱他忧郁的气质,爱他明亮如星的眼睛。她像是扑向熊熊燃烧火焰的蝴蝶,决绝而完全地享受着爱情的欢愉,哪怕这种欢愉自始至终带着灼人的疼痛。她不顾淑女的礼仪,无视他朋友的嫌弃,避开母亲的视线,频频地去拜访他。为与济慈的思想更加靠近,芬妮甚至要学习写诗,她读遍所能读到的一切文学作品,谦逊地去请教济慈和他的朋友。这是一个年轻女子的激情奔放之爱,明媚,芬芳,动人。年轻的诗人被深深地吸引,他不顾朋友的激烈反对,甘愿深陷这温柔情网,在春光无边的花园里,他亲吻她的双唇,爱情的果子汁液饱满,四野馨香。

济慈在给芬妮的信里这样写道:我亲爱的女士,此刻我正惬意地临窗而坐,眺望远山如黛,碧海连天,晨光和煦。我之所以能有如此闲适心情享受此间生活,全因有与你一起的甜蜜回忆相伴。你多么残忍,竟完全占据我心,让我甘愿将自由拱手相让。曼妙如你,我欲诉衷

肠却一时语塞。期冀你我化蝶,生命仅有三个夏日,有你相伴,三日的欢愉,也胜过五十年的寂寥岁月。

那苗条秀美的长发少女在紫色薰衣草地里迎风读信的姿势,让我热泪盈眶。她终于赢得了他的心,对她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奖赏了。他躺在她温暖的怀里,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十四行诗《明亮的星》,我只愿坚定不移地,以头枕在爱人酥软的胸脯上,永远感到它舒缓地降落、升起,而醒来,心里充满甜蜜的激荡,不断,不断听着她细腻的呼吸,就这样活着,或昏迷地死去。

命运有时候比编剧更喜欢使用推翻、修改、删除的手段,在本该花好月圆的时候,年轻深情的诗人济慈竟然患了重症的肺结核,吐血不止,虚弱之极。济慈去意大利疗养之前,他们见了最后一次面,并有了一场感人心弦的对话。当时,芬妮向年轻的诗人暗示,愿意向他献出圣洁的处子之身,但他拒绝了。他说,我还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男人。假如明年春天我能回来,我们要住在乡间,卧室外有个小果园,百叶窗口有月光流泻,我拥你入怀,亲吻你的胸口,你的双臂,你的腰肢,你的全身。这一场景,此一情节,令我一次次地热泪长流。明天在哪里,无法知道,唯有问那沉默的命运。但他们早已在对方的身体里融化了,不曾保留分毫,他们的心,自始至终贴在一起,哪怕一个要去往远方,去往未知。

年仅二十五岁的诗人,她的至爱,终是没有抵过病魔的摧折,病逝在了去意大利疗养的路上。芬妮得知济慈过世的消息时彻底崩溃了,以至于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才让身体复原,并在孤独生活了十二年后才嫁与他人。我们无法想象那少女的生命遭受的曾是何等的重创,山河变色,满面疮夷,要用尽全身力气用尽经年时光才可得复原。

五十五岁的导演简·坎皮恩用一个女性的温柔情怀,借影片向我们讲述了一个动人悱恻的爱情故事,并且还向我们慷慨展现了油画般唯美诗意的英国乡村美景,金黄色的水仙花田野,紫色的薰衣草园,野风信子点缀的牧场,白雪皑皑的冬日森林,都恍如在见证着济慈和芬妮坚定不移的爱情,物换星移,时光流转,但我心永恒。

投稿E-mail: ljz@cnnb.com.cn

